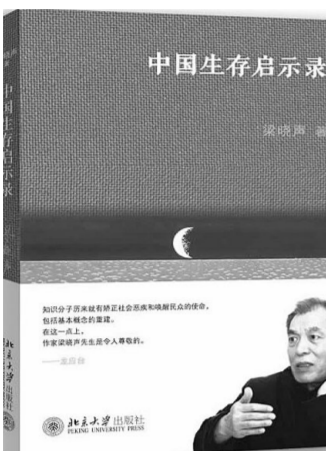




《真历史在民间》，梁晓声著，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6月出版



《中国生存启示录》，梁晓声著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

## 梁晓声：历史在民间

龙应台曾说：“知识分子历来就有矫正社会恶疾和唤醒民众的使命，包括基本概念的重建。在这一点上，作家梁晓声先生是令人尊敬的。”最近梁晓声的新作《真历史在民间》出版，与往昔出版的时评著作一样，梁晓声依然以执着的态度，直面转型社会时期中国社会的痼疾，字里行间灌注着作家深沉的“忧史”之心。

### 以民间视角解读历史

本书是梁晓声第一本以民间视角解读国家历史的著作，前三章以民间的视角回顾从建国初期到现在的历史，以故事的方式剖析当今的中国现实，解读大国成长道路上的坎坷。第四章则延伸至海外，关注日本与美国社会问题，从中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，并在世界范围内对国民性及历史进行思考。其中，书中还收录了作者若干颇经坎坷、不易见得的旧作。

梁晓声一直奉行“文学要使社会进步，使人的心性提升”的主张。“中国古代，称平凡的人们亦即普通的人们为‘元元’；佛教中形容为‘芸芸众生’；在文人那儿叫‘苍生’；在野史中叫‘百姓’；在正史中叫‘人民’，而相对于宪法叫‘公民’。”梁晓声指出，“‘公民’者，国家共有者也。如今，人仿佛对一切事都没了责任感。连当官的人，都不大肯愿意认真地当官了。中国的中产阶级虽然正在悄悄形成，但一个事实是，其质量很差。这是由相当畸形的‘中国特色’所决定的。”

在梁晓声看来，中国人所面临的矛盾，将在下一个世纪像地球上的能源危机一般空前严重。人想要的，总会以某种方式满足。画饼充饥的方式，于肚子是没什么意义的；于精神，却能起到望梅止渴的作用。“许多种美的诞生是以另外许多种美的毁灭为代价的，虚伪——表象上看是欺骗别人，本质上是欺骗自己；表象上看是对不起别人，本质上是对不起自己。”

梁晓声说：“我所谓的‘民间’，是将伟人、达官、名流、富商巨富们划入另册，所剩的那一部分人。在古代，曰‘苍生’的那一部分人。一个社会好不好，或有没有希望，有多大希望，不仅看官员们是些怎样的官员，富人们是些怎样的富人，各类精英是些怎样的精英，也还要看民间是怎样的民间。”

### “现在我很‘看好’民间”

“我可能是中国作家里写社会时评最多的人。”梁晓声自己定义，“因为作家也很多类，有小说作家、散文作家、诗歌作家、杂文作家，而我是小说、影视、社会时评都写的。所以很多人发现我作为一个作家，居然写了这么多社会时评的时候，也会想听作家是如何看待社会问题的。”

信息时代的今天，梁晓声至今没有在电脑上敲过一个字，仍然一直用笔进行创作。笔锋与以往的相比，也越来越温和。“因为我逐渐发现，有些是属于社会问题，那些社会问题不是写一两篇文章就能解决的。当我成了全国政协委员时，

就把那些社会问题带到政协去大声谈。之后再面对这些事情时强烈的情绪就温和了很多，再写文章就可能是另外的稍轻松的事情。”

谈到网络时代的意见表达，梁晓声表示，“一方面，我对网络亦敬亦厌，视之为公园中辟垃圾场、垃圾场旁设‘民众法庭’的领地。奇树异花、正义审判往往与‘私刑’现象‘交相辉映’，穿插着骗子行径，假话叫卖声不绝于耳。然而网络终究改变了中国，所以我的敬是第一位的。另一方面，意见表达的途径日益透明且多元化，我深欣慰。”

“现在的我，是很‘看好’民间的。”梁晓声认为，“今日之民间，总算开始觉醒了一件事——民间原本是比别的社会层面更多温暖的一大部分，是最自然地体现人性的一大部分；种种不堪回首之事大规模地发生于民间，实在是因为被肮脏严重地污染了。中国的农民们先天其实都是并不狡猾的。如果说他们现在有点儿狡猾了，那也是后天学的。”

### 背后故事

作家梁晓声不喜欢为自己的书做宣传。因为他相信，“一本书出版之后，喜欢读我的文章的人，肯定会买，不喜欢读我的文章，也不会去买，没必要宣传。”

新书近日推出，他也是“勉强”接受了《中国科学报》记者的采访。

他告诉记者，起初并不同意《真历史在民间》的出版。因为“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，是已经出版过的。书里的内容是以往书写的时评、杂文的节选和整合。”所以在出版社提起这个想法时，他“一是拒绝，再三拒绝，反复拒绝。但是经不起出版社年轻编辑的再三邀请，他还是同意了。”

在新书的命名上梁晓声与出版社也起了争议。他觉得很多内容是以前出版过的，所以建议书名用“梁晓声杂文集”“梁晓声时评集”等，并在前言里写明是再版书。

出版社希望能够把书的内容提炼成一个话题，所以为本书起了新标题“良心和苦心”。这个题目梁晓声坚决反对。他后来想了一个名字叫“历史在民间”，不过出版社最后用的却是“真历史在民间”。对此，梁晓声并不满意。

其实，梁晓声手里是有新的内容可出的。他一直在坚持写小说，他希望出一本中短篇小说集，或者散文集，然而出于各方面的考虑，出版社热情都不高。

虽是旧文，但是书的内容却很符合当下中国的状态。原因被梁晓声总结为：“因为中国的社会很多方面修改得不多。”回过头今天看，以往梁启超、蔡元培、鲁迅先生的文章在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。梁晓声认为文化知识分子说了很长时间的问题，到今天中国社会仍然存在。所以本书的内容到今天看仍然折射了当今的中国现实。

（本组稿件由本报记者王俊宁采写）

## 现实不美 也要微笑

梁晓声的另一本书《中国生存启示录》于今年年初出版，在书中他写下关于传统文化、文明修养、教育等诸多问题的思考，启迪人们面对现实应该拥有怎样的生存态度，在自觉不幸的时候能转而微笑。

一次，在法国作访问的梁晓声乘坐的车在路上撞了一只农家犬，其实只不过是“碰”了那犬一下，它叫着跑开时，一条后腿稍微有一点儿瘸，“稍微而已。如果在国内，估计没人会将这件小事放在心上。”

然而，为梁晓声一行开车的法国青年却将车停下来，去找养狗的人家。找了半个多小时，没找到。当梁晓声他们决定在小镇的快餐店吃午饭时，法国青年依然在找，说如果找不到的话“心里很别扭”。终于找到主人，法国青年郑重向狗的主人道歉，临行前还主动留下名片、车号、驾照号码。

梁晓声注意到这位法国青年回来时一脸释怀，“他心里不‘别扭’了。”

这件事让梁晓声反思。

“西方的人文教育与我们截然不同，更与我们的‘官二代’‘富二代’的家庭截然不同。”梁晓声想到美国前总统杜鲁门的孙外孙，“这位‘名门之后’直到小学四年级才从课本上知道外祖父曾经是美国总统，跑去质问他的母亲为什么不告诉他，

而母亲告诉他总统人人皆可竞选，这一职位更多地意味着责任”，“权力的本质是责任，这是我们最缺乏的人文教育。”

“我把不幸、不幸福与幸福，比作我们大多数人之人生的‘三原色’，也如同我们大多数人之人生将面对的‘三女神’。她们同时出现在我们人生某阶段的情况极少，但其中两姐妹接踵而至甚至携手降临的现象却屡屡发生，于是有‘否极泰来’‘乐极生悲’一类词。”梁晓声说，“‘三原色’并非是指以上三种人生状况与红、黄、蓝三种颜色有什么直接关系，我的意思是，如同‘三原色’可以调配出‘七彩色’及‘十二本色’；不幸、不幸福、幸福三类人生状况，几乎是各种各样的人生的‘底色’。世界非固定不变的，人生更是如此。”

在梁晓声看来，在中国，即使是在北京、上海等大城市，普通人及普通人家的生活水平其实也是非常脆弱的。往往是一人生大病，全家愁苦，甚至倾家荡产。现在情况好了一些，公费医疗、医疗保险等社会福利保险制度有所加强，但仍处于初级阶段。粮食一涨价，人心就恐慌；猪肉一涨价，许多普通人家就奉行素食主义；而目前的房价，使许多普通人家“80后”一代拥有自己住房的愿望几成梦想，“这使新一代都市年轻人，看在眼里，心生焦虑。”

“文化程度较高的人，对幸福指数的企求也是高的，即使口头上说自己只不过心存某些一般的幸福要求，综合起来，那些一般的幸福要求已是很一般太一般了。”梁晓声认为，“更有的时候，甚至会将幸福误解为一种人生的完美状态，因而似乎应包含一切人生的美好。而实际情况却是：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少数人的人生是接近完美的幸福的人生。”

如果将人的一生比作由一点开始画起的一个圆，那么只有极少数少数人的人生画得接近标准的圆形；有些人的人生仅仅是半圆，或一段弧。大多数人的生，画成了一个圆，但却是像蚀缺时的月亮。

“我个人认为，能将人生画成一个近似的圆，那委实已经该算是不错的人生了。”梁晓声说，“家庭和睦，手足情深，亲人健康，工作稳定，收入能够满足一般消费，月有节余，哪怕很少……这就是普通人企求的普通的幸福，要珍惜。”

因此，通过《中国生存启示录》，梁晓声希望大家生活中能塑造一个好心态，具备充足的正能量，培养正确的人生观，用一种人生智慧存在在这个世界上。“只要善于理性地把控自己的人生，一步步走在实处，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获得某一部分人生的幸福。”

### 阅读分享

## 张鸣谈《大国的兴衰》： 500年大国角逐全景图

■本报见习记者 张文静

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看来，英国历史学家保罗·肯尼迪所著的《大国的兴衰》是一本“另类”的历史书。在书中，作者没有按照常规列出历史事实，而是通过独特的视角和关键因素的对比描绘了500年来世界大国风起云涌的沧桑巨变，解读了大国兴衰存亡背后隐藏的深刻原因。

### 解读大国兴衰背后的秘密

1987年，正在美国耶鲁大学研究和讲授当代战略和国际关系的保罗·肯尼迪出版了《大国的兴衰》一书。正如书的副标题“1500~2000年的经济变化和军事冲突”所言，作者在长达5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上，讲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世界强国所经历的沧桑巨变。

“这本书的内容一开始以欧美为主，后来视角放眼到全球，讲述了世界范围内的大国变迁。”张鸣介绍说。

从公元1500年前后至二战后的美苏对峙，作者将全球范围内的大国纳入到了考察和研究的范围内，通过对国际体系、政治架构、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的对比，展现了500年间大国角逐的历史图景。而与以往常见的侧重政治和军事关系的史书不同的是，该书的一大特点就是注重各国国际地位和军事力量的对比，突出了经济在大国崛起过程中的重要地位。

在《大国的兴衰》一书的写作中，作者涉及到了大量的战争，特别是那些对国际秩序有巨大影响的、由大国集团进行的大规模长期战争。但正如作者自己所言：“这不完全是军事史，它也追述了公元1500年以来世界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；它也不是一部经济史，它的重点是描绘国际体系中一流强国



张鸣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，著有《共和中的帝制》《武夫治国梦》《乡土路八十年》《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》等学术著作，另有历史文化随笔《直截了当的独白》《关于两脚羊的故事》《历史的坏脾气》《历史的底稿》等。

在励精图治、富国强兵的过程中，经济与战略的相互影响。”由此可见，本书并不偏向于讲述某个方面的史实，而是更注重分析不同历史事实之间隐藏的内在联系，揭示大国兴衰背后的秘密。

### 一本非常规历史书

《大国的兴衰》甫一出版便引起了广泛的关注，这不仅由于其内容的宏大，也因为这本书为书写历史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手法和视角。

“这本书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书。”张鸣说道，“作者的写法很独特，他并没有简单地根据时间顺序排列历史事实，而是抓住了一些影响国家历史进程的关键要素，通过经济、军事实力等方面的对比，探讨导致国家兴衰的内在原因。这些关键要素包括交通状况、文官体系的效率等，而这些可能大家原来不太关注的视角，这让人感觉很新颖。”

以各国经济实力的对比为例，作者没有简单地对比GDP，而是还选择了其他一些关键的因素，比如铁路运输能力。这种视角让张鸣印象深刻。“在对比铁路运输能力的时候，作者又不会简单地只讲铁路运输里程有多长，而是着重于铁路的运力到底有多大。因为作者认为很多国家的铁路里程很长，但运力其实是很差的，表明其铁路系统的效率比较低。”

在书中，作者将俄国和德国的铁路运输放在一起对比，发现这两个国家的铁路里程差不多，但运力却相差悬殊。“经济史研究一般比较喜欢对比里程、吨位等因素，但这本书的作者没有这样做，他不只看数字，还研究数字背后隐藏的关联，所以能够一下子将两国国力的差别比较出来。”

张鸣认为，当前有些历史研究只看数字，这种做法是不行的。“有的数字是虚假的，有的数字是表面化的。如果只看表面的数字，有时会得出很荒谬的结论。这也是《大国的兴衰》一书带给我们的借鉴意义。”

### 书话岁月

如果你看见用线条画逼真地表现飞船上天、飞机在空中进行飞行表演，或者摩天大楼巍然矗立、巨型大炮安放在要塞等画面，你能想象这出现在100多年前的中国传媒上吗？那可是“老佛爷”坐镇紫禁城的年代。但是历史就是这样有趣，在那个号称晚清的封建社会末期，科学文明之光冲破古老帝国的阴霾，亮起了最早的曙色。

这份曾经传播科学文明的新闻画报，便是当年享有盛誉的《点石斋画报》（以下简称《画报》）。

《画报》清光绪十年（1884年）创刊，光绪二十四年（公元1898年）停刊，是中国早期石印画报。旬刊，随上海《申报》附送。每期8幅，为吴友如、王钊、田子琳、张志瀛、周慕桥等苏州籍画家所画，由吴友如主要负责，内容有时事、科学发明、社会生活等。部分作品对清朝腐朽统治、帝国主义侵略以及人民生活疾苦有所揭露和反映，也有不少涉及社会风情、民间习俗。

从创刊到停刊，为期14年，《画报》共发表了4000余幅作品，共出44部528册。停刊后，光绪末年曾由《申报》馆出过合集，每部20大洋，现已成为稀世珍宝了。《画报》的重印本如今有多种，并不稀罕。据熟知内情的人讲，这份100多年前的图文并茂的新闻画报，业已成为不同学科研究者深入发掘的富矿：有人视为晚清中国社会的“清明上河图”，从中窥探清末民初的民俗民风；有人以图文并茂为切入点，探索近代中国新闻传播方式的改进；也有人对吴友如等画家参照西方透视画法，开一代新风饶有兴趣，探索近代文人画风的嬗变……于是围绕《画报》的研究也如“红学”一般，日渐形成一门涉及多门类的学问，这倒是很有趣的。

日前翻检《回眸晚清》，该书副标题即是“《点石斋画报》精选译序”，全书大体将《画报》的内容作了粗略的分类。我比较感兴趣的是有关“中华域外的新知”，即科技发明。吾生也晚，不知100多年前的报纸如何报道科技发明，《画报》至少满足了我的好奇。

我大体上看了看《画报》介绍“域外新知”的内容，还是为它的敏锐独到的眼光而啧啧称奇，因为对于当时最新的科技发明，特别是用于民生的科技成果，《画报》都作了及时的报道，例如在现代交通工具方面，多次报道了载人气球和搬运重物的气球，对各种飞行器的报道也屡见不鲜；如美国芝加哥有人发明的载200多乘客的“飞舟”（“飞舟旁北”）；法国人制造的飞车“能在空中行走如飞”（“妙制飞车”）。对于关系国防的坚甲利炮的消息，《画报》也很关注，

诸如英国当时正在建造的载重量1万吨的铁甲舰（“铁甲巨工”）；由阿姆斯特朗厂制造的8尊巨型大炮，运抵上海的消息，都及时作了报道，特别提到“前几天在码头装卸，每提一炮上岸，船身都为之浮起，可见巨炮之重”，现场感极强。

涉及民生最为关心的一个方面，是先进的西方医疗技术的传播，在这方面，《画报》功不可没。它所报道的X光透视检查、剖腹产、输血与洗肠、尸体解剖等等，这些以典型案例解析西方医学的新闻，无疑是向大众普及了现代医学知识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1900年在巴黎举行万国博览会期间，《画报》及时介绍法国人阿鲁芬特发明的以火车牵引的巨型观光车，游乐场（“游戏台”）。这大概是当年中国对巴黎万国博览会为数不多的新闻报道吧。

纵观以上介绍，总体而言，《画报》的科技报道相当精彩，相当前卫，相当成功。如果考虑到《画报》并非专门报道科技新闻的报纸，加上当时消息来源有限，缺乏新闻图片，采用图画来表现闻所未闻的科技新闻，难度是很大的。因此，现在看来，个别报道有所夸大或失真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

我认为研究中国科学传播与科学普及，不能忽视《画报》的贡献，进而也衍生出一个新问题，不能忽视晚清这个历史时期。

另外，“窺豹一斑”，从《画报》的科技传播，不难看出他们面向世界、充满自信与进取心的开放心态，这一点特别令人鼓舞，令人遐想不已。这与当时社会大环境也有关系吧。

晚清，至少是一个值得重新认识的历史时期。我这样想。

《回眸晚清》，黄勇编著，京华出版社2008年8月出版

## 《点石斋画报》的科学传播

■金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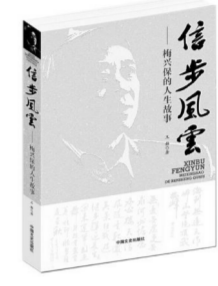
### 编辑荐书



《盲眼钟表匠》，理查德·道金斯著，王道译，中信出版社2014年7月出版

本书是英国著名生物学家道金斯在《自私的基因》之后的又一本经典之作，是英语世界最流行的演化论教科书。

“钟表”也是“世界运行模式”的隐喻，象征自然运行的机制是环环相扣、一丝不苟的。“钟表匠”本来是“创世主”。作者认为，物种的演化并没有特殊的目的。如果要把大自然比喻成钟表匠的话，我们只能说它是一位盲眼钟表匠。



《信步风云——梅兴保的人生故事》，王静著，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6月出版

本书主人公梅兴保的经历和故事既平凡又不同寻常：他在农村犁过田，当过民办老师、公社秘书，在电影站放过电影；年近30岁考上中国人民大学，大学二年级就在国家一级刊物发表论文，在人大校园引起轰动；在省级和中央级高层领导身边服务，做过幕后智囊；之后又成为我国大型金融企业的掌门人——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的总裁。

本书如实记录了梅兴保从一个农村少年，成长为商界精英的全过程。



《停在最好的时光》，潘晓婷著，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2014年1月出版

15岁开始练习台球，半年后便拿下全国冠军，至今共夺得10余次世界冠军，是中国体育界最当红的明星；美院落榜，她关起门哭了一个下午。一个人在地下室练球……

从台球到马术、赛车、影视，从体育到时尚、文化，她就是九球天后、世界冠军潘晓婷。本书是她的首部随笔，首度表白了她不为人知的内心、情感和生活。